列傳第一　南齊書二十

臣蕭　子顯　撰

皇后

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脩華脩儀脩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爲散職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竝加金章紫綬佩于窴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爲温恭之稱妃爲亞后之名進同貴

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叔媛以比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内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

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陽人魏司徒陳矯後父肇之郡孝廉后少家貧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庶生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大出異而說之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治事教子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也后歎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正應是汝耳宣帝殂後后親自執勤婢使有過誤怒不問也太祖雖從官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令時高崇等叟月猶無縑纊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年七十三昇明三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蜜印畫青綬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

祿大夫謚曰敬侯后母胡氏爲永昌縣靖君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
竝員外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
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曰雖女亦
足興家矣后母寢卧家人常見上如有雲氣焉
年十餘歲歸太祖嚴正有禮法家庭肅然宋泰
豫元年殂年五十歸葬宣帝墓側今泰安陵也
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鍤有白兎跳起尋之不
得及墳成兎還棲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

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印綬如太妃建元元年尊
謚昭皇后三年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
上都鄉君壽之子興道司徒屬文蔚豫章內史
義徽光祿大夫義倫通直郎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朴之給
事中父璣之左軍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
爲娣姒庾氏勤女工奉事太祖昭后恭謹不倦
后不能及故不爲舅姑所重世祖家好亦薄焉
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

訓罰昇明三年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爲皇太
子妃三年后薨謚穆妃葬休安陵世祖即位追
尊皇后贈璣之金紫光禄大夫后母檀氏餘杭
廣昌鄉元君舊顯陽昭陽殿太后皇后所居也
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
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楯殿宮內
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閤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
殿東西頭置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遊幸
諸苑囿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
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鍾聲早起裝飾
至今此鍾唯應五鼓及三鼓也車駕數幸琅邪
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吳郡韓蘭
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
明帝世用爲宮中職僚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
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
興太守父曄之太宰祭酒宋世太祖爲文惠太
子納后桂陽賊至太祖在新亭傳言已沒宅復

爲人所抄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
妃及后挺身送后兄昱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
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
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宋帷陳設故舊
釵鐲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
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贈后父金紫光祿
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
太廟高宗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爲宣德宮永
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天
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謚曰安后兄
晃義興太守

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灊人撫軍將軍戢之
女也永明二年納爲南郡王妃十一年爲皇太
孫妃鬱林王即位爲皇后嫡母劉氏爲高昌縣
都鄉君所生母宋氏爲餘杭廣昌鄉君將拜鏡
在床無故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后稟
性淫亂爲妃時便與外人奸通在後宮復通帝
左右楊珉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又與帝相

愛褒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百數十
萬以世祖耀靈殿處后家屬帝被廢后貶爲王妃
海陵王王妃名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女也
永明八年納爲臨汝公夫人鬱林即位爲新安
王妃延興元年爲皇后其年降爲海陵王妃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禄大夫道弘孫
也太祖爲高宗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
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
王妃高宗即位追尊爲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
猷金紫光禄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永泰元年
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名令璟河南陽翟人太常澄女也
建武二年納爲皇太子妃明年謁敬后廟東昏
即位爲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黄淑儀生太
子誦東昏廢立爲庶人
和帝王皇后名蕚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孫也
初爲隨王妃中興元年爲皇后帝禪位后降爲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謡義起閨房而道化

天下繰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
事可以光熙閫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竝有賢
明之訓不得毋臨萬國寶命方昌椒廷虛位有
婦人焉空慕周興禎符顯瑞徒萃徽名者使掖
作同休陰教遠燮則馬鄧風流復存乎此太祖
創命宮禁貶約毀宋明之紫極革前代之踰奢
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世祖
嗣位運籍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搆香栢文檉
花梁繡柱雕金鏤寶頗用房帷趙瑟吳趨承閑

奏曲歲費傍恩足使充物事由私蓄無損國儲
高宗仗數矯情外行儉陋內奉宮業曾莫云改
東昏喪道侈風大扇銷糜海內以贍浮飾哲婦
傾城同符殷夏嗚呼所以垂戒於方來
贊曰宣武孝則識有先知高昭誕武世載母儀
裴穆儲閫位亦從隳明敬典冊配在宗枝秋宮
亦遽軒景前虧文安廢主百憂已離中興秉制
揖讓弘規

列傳第一

列傳第二

臣蕭子顯撰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爲太祖所愛姿容豐潤小字白澤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盆城拒沈攸之使太子勞接將帥親侍軍旅除祕書郎不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世祖遣太子還都太祖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

文惠太子

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
勑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
我時時履行轉祕書承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改
除中書郎遷黃門侍郎未拜昇明三年太祖將
受禪世祖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
他族出太子爲持節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
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
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進號征虜將軍先是梁

州刺史范柏年誘降晉壽王命李烏奴討平氐
賊楊城蘇道熾等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柏年
遣將陰廣宗領軍出魏興聲援京師而候望形
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烏奴勸柏年據漢
中不受命柏年計未決玄邈已至柏年遲回魏
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說柏年許啓爲
府長史柏年乃進襄陽因執誅之柏年梓潼人
徙居華陽世爲土豪知名州里宋泰始中氐寇
斷晉壽道柏年以倉部郎假節領數百人慰勞

通路自益州道報命除晉壽太守討平氐賊遂
爲梁州桓年彊立善言事以應對爲宋明帝所
知既被誅巴西太守柳引稱啓太祖勑答曰桓
年幸可不爾爲之恨恨時襄陽有盜發古塚者
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
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
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
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是時州
遣按驗頗得遺物故有同異之論會北虜南侵

上慮當出樊沔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
鎮石頭穆妃薨咸服已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
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
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
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
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
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
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
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哀

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
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觧侍中上以
太子哀疾不宜居石頭山障移鎮西州四年遷使
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
州刺史廿祖即位爲皇太子初太祖好左氏春
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既正位東儲善立
名尚禮接文士畜養武人皆親近左右布在省
闥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擿
句令太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

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曲禮云無
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慈而非
敬今揔同敬名將不爲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
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
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
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以聖旨
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不
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
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

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
子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
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恭
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
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張緒緒曰
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竝同太子曰
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云惠鮮鰥
寡何不言恭敬鰥寡耶緒曰今別言之居然
有恭惠之殊揔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

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
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
耳臨川王暎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
備列後章亦當不以揔略而礙太子又以此義
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一人竝以筆對太子問
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
震震本非天義豈相主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
動為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為德君
自體天居位震雷為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

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爲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慙體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尚近接引非陽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曰接引非陽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況中賢之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映諮曰孝爲德本常是所疑德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爲德本映曰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夫孝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爲本太子曰孝有深淺德有大小因其分而爲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也明年上將訊丹楊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內獄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太子乃於玄圃園宣敞堂録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遊宴尚書

曹事亦分送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壍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宮望見乃傍門列脩竹內施高墻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史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善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彩金翠過於雜頭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東田起小苑

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師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為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匿之由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尺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

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曰臣地屬元
良業微三善光道樹風於焉蓋闕晨宵忉懼有
若臨淵攝生舛和搆離痾疾大漸惟幾顧陰待
謝守器難永膳視長違仰戀慈顏內懷感哽竊
惟死生定分理不足悲伏願割無已之悼損旣
往之傷寶衛聖躬同休七百臣雖沒九泉無所
遺恨時年三十六太子始通立久在儲宮得
參政事內外百司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
悅焉上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之服謚
曰文惠葬崇安陵世祖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翫
過制大怒勑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爲崇
虛館欒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內
慊惡明帝容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
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
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嗟恒
事況夫正體東儲方樹年德重基業葉載茂皇
家守器之君已知耕稼難□□具美交弛盛迹

武運將終先期夙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亦有冥數矣

贊曰二象垂則三星麗天樹嫡惟長義匪求賢方爲守器植命不延

列傳第二

南齊書二十一

列傳第三

南齊書二十二

豫章文獻王

臣蕭　子顯　撰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起家爲太學博士長城令入爲尚書左民郎錢唐令太祖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弟爲晉壽縣侯除通直散騎侍郎以偏憂去官桂陽之役太祖出頓新亭壘板嶷爲寧朔將軍領兵衛從休範率士卒攻

壘南嶷執白虎幡督戰屢摧却之事寧遷中書
郎尋爲安遠護軍武陵内史時沈攸之責賧伐
荆州界内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群蠻怒酉
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頭擬
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
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平民至郡城下
遺隊主張莫兒率將吏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
立而婁侯懼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
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爲宋從帝車騎諮議參軍

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
人曰後來佳器也太祖在領軍府嶷居清溪宅
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内嶷左右儛刀戟
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以爲有備乃去太祖
帶南兖州鎮軍府長史蕭諱在鎮憂危既切期
渡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下不自保單
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
惑必先人受福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蒼梧王
殞太祖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從帝即

位轉侍中摠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
堂窺出鎮東府加兗軍將軍素粲舉兵夕丹楊
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遣帳內軍主戴元孫
二千人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
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
爲內應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
難作搜檢皆已亡去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上
流平後世祖自尋陽還疑出爲使持節都督江
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
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定策功改封永安
縣公千五百戶仍徙都督荊湖雍益梁寧南北
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
如故時太祖輔政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扵初
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
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濫更定檎格以稅還
民禁諸市調及苗籍二千石官長不得與人爲
公宜曹吏聽分當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世祖

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
太祖即位赦詔未至冀先下令蠲除國內昇明
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南徐二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
史持節如故封豫章郡王邑三千戶僕射王儉
戲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寔須繕理
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来蘇八州慕義自
庾亮以来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暮月有成
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會北虜動上思爲經
略乃詔曰神牧揔司王畿誠爲治要荆楚領馭
邊遠任寄弘隆自頃公私凋盡綏撫之宜尤重
恒日復以爲都督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將
諸軍事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將
軍開府如故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別以
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荆州資費歲錢三
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
斛給鎮府湘州資費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
萬斛南蠻資費歲三百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

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尋給油絡侠望車二
年春虜寇司豫二州疑表遣南蠻司馬崔慧景
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蕭惠朗援司州屯西關
虜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隨鄧衆以爲憂疑
曰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疆守遏其津要
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是
時纂嚴以荆州隣接蠻獠慮其生心令鎮内
皆緩服既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尋給
班劒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
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
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
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
穀遇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
帥張羣七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
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擒乃首
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寨於三
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陽太
守使降意誘納之辱爲禮遣於坐斬首其黨數

百人皆散西郡獲安入為都督揚南徐二州諸
軍事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如故加
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府疑
以將還都修治解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
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
疑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
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
金石樂敕得乘輿至宮六門太祖崩嶷哀毀眼
耳皆出血世祖即位進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
增班劍爲三千人建元年中世祖以事失旨太
太傅解中書監餘如故手啓上曰陛下以叡孝
纂業萬寓惟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台
遠忤顏色故世祖友愛亦深永明元年領太子
首不敢固辭俛仰祇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古
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
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
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祥

雖脩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從俗啟解今職但厝辭爲鄙或貽物誚所以息意緘黜一委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且儲傳之重實非恒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二三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友于之愛豈當不臣鍾其隆遇別奉啟事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儉申啟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年得預人位唯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顏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況寵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上答曰事中恐不得從所陳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嶷上表曰循革貴宜損益資用治在風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緒習以爲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非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石

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洗覈務令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捐公侵民一皆乞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為恒制從之嶷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二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蕃晉之文獻秩殊恒序況乃地阼前准勳兼往式雖天倫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廣田邑用申恩禮增封為四千戶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閤得白服帶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廟乃備朝服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啟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復暫有入廢亦省服身今所準仗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啓伏度聖心脫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寔仰希即賜垂救又啟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脫以為疑不審此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輦出籬門外乘輦鳴角唱

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
有行來不可失衷上答曰儀刀捉刀不應省也
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正是耳亦不
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況復汝耶在
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
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
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改亦
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
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又啟曰臣拙知

自處闇於疑訪常見素姓扶詔或著布屩不意
爲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
二鄣扇仍此下都脫不為疑小兒奴子並青布
袴衫臣齋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
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邊鎮不
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俠轂白直格置
三百許人臣項所引不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
不煩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不論有仗者非臣
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啓省又因王儉備宣下情臣

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事乘素約雖
宋之遺製恩處有在猶深非服之慙威衛之請
仰希曲照上荅曰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鄣
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故有救耳小兒奴子本非
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救汝知令扵致議耶吾
已有敕汝一人不省俠數但牽之吾昨不通仗
事儉已道吾即令荅不煩有此啟須閒言自更
二又啟曰違遠侍宴將踰一紀憂喜閒之始
得開顏近頻侍座不勝悲喜沽飲過量寔欲仰示

恩狎今自下知見以杜游塵陛下留恩子弟
此情何異外物政自疆生閒節聲其尊薄伏度
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實思歎往秋
之謗故言啓至切亦令羣物聞之伏願已照此
心前侍幸誥梁文帝也宅臣依常乘車至仗後監伺
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啟閒云臣車通突黃屋
麾旄如敢相中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
即賜垂救不爾臣終不和閒貽此累比日禁斷
整密此自常理外聲乃云起臣在華林輒捉御

刀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爲復上啟知
耳但風塵易至和會寔難伏願猶憶臣石頭所
啟無生間縫比閑侍無次略附茹亮口宣臣由
來華素已具上簡每欲存衷意慮不周或有乖
當且臣五十之年爲翫幾時爲此亦復不能以
理內自剥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改脩止而已
小小製置已自仰簡往歲収合得少雜材并蒙
賜故板啟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
爲辦無乖格製要是檉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

又有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
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製甚古拙內
中無此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
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
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臣公家住止率
爾可安臣之今啟寔無意識亦無言者太子亦
不知臣有此屋政以東宮無而臣自處之體不
宜爾爾所啟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安之不疑
陛下若不照體臣心便當永廢不脩臣自謂今

啟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為微臣往事伏願必垂
降許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
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臣細所資皆
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
不能不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悪疾餘顧影單
回無事畜聚唯逐手為樂耳上答曰茹鬼今啓
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
為作煩長啓事凡諸普救此意可尋當不關汝
一人也宜有救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委悉
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疆厝此意白澤亦當不
解何意爾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求解太傅
不許皇孫婚竟又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
厝辭且魯且衛其誰與二方式範當時流聲史
籍豈容屢秉撝謙以乘期寄疑常慮盛滿又因
言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
二世無所多言世祖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
遣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
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

放歸其家爲治存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啟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此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款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於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猶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工巧督卹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寔長怨府

所見本宋缺此葉

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宇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紛紜久欲上啟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上荅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已爲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

其不辨大耳亦何時無七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皁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竟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比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七年啓求遠第上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竟第宗長寧陵壖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尊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崗上麒麟及闕形勢甚巧宗孝武於襄陽致之後

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游幸唯竟陪從上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竟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竟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上謀北伐以虜所獻氈車賜竟每幸第清除不復屏人上救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妃庾氏常有疾瘳上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每臨幸輒極日盡歡竟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

所見宋本缺此葉

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千戶嶷歎五子俱封啟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德嶷又啓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徙術官衆開藏陛下審賢與善極壽蒼旻彊德納和為億兆御臣命遠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薨年四十九其日上再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曰嶷

明哲至親勲高業始德懋王朝道光區縣奄至薨逝痛酷抽割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今便臨哭九命之禮宜備其制斂以衮冕之服温明祕器命服一具衣一襲喪事一依漢東平王故事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竟陵王子良啓上曰臣聞春秋所以尊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

尊親是闕故致衮章之典廢而不傳寔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褒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于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栖於靜默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爲難在於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善河間悅於詩書勳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群英聲萬代況今協賛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貴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忭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尚少豈有仰睹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睹貌而天心不懽見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

際沒在聖司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陽宿改容奉瞻睟顏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寔不可見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為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況事光先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又詔曰寵章所以表德禮秩所以紀功慎終追遠前王之盛策累行疇庸列代之通誥故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新除中書監豫章王嶷體道秉哲經仁緯義挺清譽於弱齡發韶風於早日締綸霸業之初翼讚皇基之始孝睦著於鄉閭忠諒彰乎邦邑及秉德論道抑牧神甸七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風潤雨無警於時候邮民極物有篤於矜懷雍容廊廟之華儀形列郡之觀神凝自遠具瞻尤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國

方授以神圖委諸廟勝緝頌九絃陪禪五岳天不愍遺奄焉薨逝哀痛傷惜震動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綟綬具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輼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貪聚自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耳無吾欲當共相勉厲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若天道有靈汝等各自修立灼然之分無失也勤學行守基業治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惟香火槃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菓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舉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槃水酒脯干飯檳榔

便足雖才愧古人意懷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爲
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凡應此用本
自泊然當稱力及時率有爲辦事事甚多不復
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
外唯下鐵鍰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
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
舊與汝遊處後堂船乘吾所乘斗馬送二宮及
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世
祖哀痛持至至冬乃舉樂宴朝臣上歔欷沐涕
詣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宮掖上後登景陽望見
樓悲感乃敕毀之薨後第庫無見錢世祖敕貨
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
萬至上崩乃省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
投書相告置鞾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齊庫失火
燒荊州還資訾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
已群吏中南陽樂謨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
雜禮謨與竟陵王子良牋曰道德以可久傳聲
風流以浸遠揮脩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

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沫丞相沖粹表於天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叡筭不追感纏奉車恨百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恩義軫慕望墜結哀輙欲率荊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昔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況道尊前往惠積聯綿者哉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斲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

右率沈約書曰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摽勝丘園素履穆於忠義譽應華衮功迹著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絕照載若夫日用閒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荊南閱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基分陝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壥罷肆鄙士之遺風庶幾引烈或不泯墜荊江湘三州策名不少竝欲各

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
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
辭訓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
譽澤遍衣食永惟道應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
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
塵帷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約荅曰丞相風道
引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憖遺之感
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
寔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

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
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
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名不入第歘
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
沾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啓事
孔稚珪為文子廉字景藹初嶷養魚復侯子響
為世子子廉封永新侯千戶子響還本子廉為
世子除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太子中書舍人前
軍將軍善撫諸弟子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

子弟三子子操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准素
姓三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
爲給事中自此齊末時以爲例永泰元年南康
侯子恰爲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奔歸以子操
爲寧遠將軍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義師
圍城子操與弟宜陽侯子光卒於尚書都座弟
四子子行洮陽侯早卒子元琳嗣今上受禪詔
曰褒隆往代義炳奬則朕當此樂推思引前典
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秀胄子周齊民宗國
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世祀降新塗縣侯五百
戶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
辭位永平本及光武之業梁孝感於勝詭安平
心隔晉運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
全德宰相之器誠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
故能光贊二祖內和九族寔同周氏之初周公
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贊曰堂堂烈考德邁前蹤移忠以孝植友惟恭

帝載初造我王奮庸邦家有闕我王彌縫道深
日用事緝民雍愛傳餘祀聲流景鍾

列傳第三　　南齊書二十二

列傳第四　　南齊書二十三

臣蕭子顯撰

褚淵 淵弟澄 徐嗣

王儉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姑姪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除箸作佐郎太子舍人太宰參軍太子洗馬秘書丞湛之卒淵推財與弟惟取

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中書郎司徒右長史吏部郎宋明帝即位加領太子屯騎校尉不受遷侍中知東宮事轉吏部尚書尋領太子右衛率固辭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義嘉賊屯鵲尾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勳階得自專決事平加驍騎將軍辭安都以徐州叛虜頻寇淮泗遣淵慰勞北討衆軍淵還啟帝言盱眙以西戍脩單寡宜更配衣汝陰荊亭竝已圖逼安豐又已不守壽春衆力王足以自保若使遊騎擾壽陽則江外危迫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皆須寔力重戍選有幹用者處之帝在藩與淵以夙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事皆見從改封雩都縣伯邑五百戶轉侍中領右衛將軍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增秩千石固辭增秩明帝疾甚馳使召淵付以後事帝謀誅建安王休仁淵固諫不納復為吏部尚書領常侍衛尉如故淵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須養固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

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
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
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接引賓客未嘗驕
倦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淵不能禁也
遭庶母郭氏喪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
暮年不盥櫛惟泣淚盡慶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
弔客葬畢起為中郎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
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
集衆心初為丹陽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太

祖淵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為
吳興太祖餉物別淵又謂之曰此人材貌非常
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太祖豫焉太祖
既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兗州增戶邑太祖固
讓與淵及衛軍表疏書旨下官常人忘不及遠
隨運推斥妄踐非涯才輕任重夙宵冰惕近值
國危含氣同奮況在下官寧吝身命屢冒鋒炭
報効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貴登端戎秩
加爵土瞻言霄衢魂神震墜下官奉上以誠率

性無矯前後忝荷未嘗固讓至若今授特深恒
迫寔以銜恩先旨義兼陵闕識蔽防萌宗戚構
禍引誚歸咎既已靦顏乃復乘災求幸藉亂取
貴斯實國家之恥非臣子所忍也且榮不可濫
寵不可眛乞蠲中候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輸効
淮湄如使伐凶奴凱歸反旆以此受爵不復固
辭矣淵粲荅曰來告頴亮敬挹無已謙貶居心
深承非飾此誠此言久著言外況復造席舒矜
遷翰緒意推情顧已信足書紳但今之所宜商
摧必以輕重相推世惟多難事屬雕弊四維惟
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須備北狄侵邊憂
虞交切寓內含識尚為天下危心相與共荷任
寄若此當可稍脩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不可
了其不可理無固執且勑寇窮凶勢過原燎驀
逆倉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定結壘新
亭枕戈待敵斷決之策寔有由然鋒鏑初交元
惡送首摠律制奇判於此舉裂邑萬戶登爵槐
鼎亦何足少酬勳勞粗塞物聽今以近侍禁旅

進昇中候乘平隨牒取此非叨濟河昔所履牧鎮軍秩不逾本詳校階序愧在未優就加沖損特虧朝制奉職數載同舟無幾劉領軍峻節明臨危不顧音迹未睎奄成今古迷途失偶慟不及悲戎謨内寄恒務倍急秉操辭榮將復誰委誠惟軍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貫朝廷匹夫里語尚欲信辱君令必行逡巡何路凡位居物首功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殉獨善何以處物受不自私彌見至公表秉詳究無而後

可想體殊常深思然納太祖乃受命其開淵加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為侯增邑千户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明年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暮祭禮及解職並不許蒼梧酷暴稍甚太祖與淵及表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徵過易改伊霍之事非代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表粲劉秉既不受任淵曰非蕭公

無以了此手取書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沈攸之事起表粲懷貳太祖台淵謀議淵曰西夏亹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太祖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本官如故齊臺建淵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太祖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淵受命淵終不就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固讓是年虜動上欲發王公已下無官者為軍淵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大上宴集酒後謂羣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

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斂板曰
陛下不待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
叔知公爲朱祐久矣淵涉獵談議善彈琵琶世
祖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
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
神色怡然索轝來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
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爲宋氏亡徵也
太祖崩遺詔以淵爲録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
拜録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王儉議以爲見

居本官別拜録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
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
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
政化之本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録尚書
品秩不見而揔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
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
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
劒爲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上相星連有
變淵憂之表遜位又因王儉及侍中王晏口陳

於世祖世祖不許又啟曰臣顧惟凡薄福過災
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慙彥輔既內懷耿介便
覺忿刻難推叨職未久首歲便嬰疾篤爾來沈
痼頻經危殆殞深憂震陛下曲存遲回或謂貪
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
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遜豈駭聽察摠録之任
江左罕授上隣亞台升降蓋微令受禄弗辭退
紲斯顧於臣名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
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矜惜臣若內飾廉譽外
循謙後此則憲書行劾刑網是肅臣赤誠不能
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寸心歸啟以實自吝寸
陰寔顧方俾典世普王引固請乃於司徒爲衛
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
曾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亭造則臣死之
日猶生之年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録
尚書如故上遣侍中王晏黃門郎王秀之問疾
甍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曰司徒奄至薨
逝痛怛慟懷比雖疹瘵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秘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二
百斤時司空掾屬人淵未拜疑應爲吏敬不王
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
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
史又以淵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猶應上服以
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
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
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
曰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歸厚前王習俗

盛興咸必由之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
徒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
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庸應務具瞻允集孝
友著於家邦忠貞彰於亮采佐命光朝經綸王
化契闊屯夷綢繆終始揔錄機衡四門惟穆諒以
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挹權從
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愁遺
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
錄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

十人葬送之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詔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轀車未有定格王倫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也又詔淵妻宋故巴西主埏隧壙啟宜贈南康郡公夫人長子貢字蔚先解褐秘書郎昇明中為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傳戶曹屬黃門郎領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建元初仍為宮官歷侍中淵薨服闋見世祖貢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領步兵校尉長史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秘書監不拜六年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世以為貴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永明七年卒詔賜錢三萬布五十匹

蓁字茂緒永明中解褐為員外郎出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貢子霽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諡穆淵弟澄

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

之士表淵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
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
守豫章主感疾太祖召澄爲治立愈尋遷左民
尚書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
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幘犀導
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表彖
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
謹見知其年卒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時東陽徐嗣醫術妙有倫

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鑪火猶不差嗣
爲作治盛冬月令倉父裸身坐石啓以百瓶水
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
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
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
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笛屋中有呻吟聲嗣
曰此病其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稱
舉體痛而處處有黯黑無數嗣還煮升餘湯送
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

黥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王儉字仲寶琅琊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右光祿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儉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君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以爲婦姑欲開塚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箸朝服宋大明以來箸朱衣儉上宜復舊時議不許蒼梧暴虐儉憂懼告袁粲求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爲吳興例補義興太守還爲黃門郎轉吏部郎昇明二年遷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儉察太祖雄異先於領府衣裾太祖爲太尉引爲右長

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
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
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
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右僕射領吏
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令日以青
溪爲鴻溝對曰天應民從庶無楚漢之事建元
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明年轉左僕
射領選如故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
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

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
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
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悅況陛下聖
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
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袞琁極簡約之
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爲宣陽
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
畏影迹而馳騖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
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

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脩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納宋世外六門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者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詩云維獻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儉固請解選表曰臣遠尋終右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杖威武有傷覽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兀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詶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黨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

俱壅專情本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木必其在代來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見許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上曲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

厄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二百人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左鎮軍將軍世祖即位給班劒二十人永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事二年領國子祭酒丹陽尹本官如故給鼓吹一部三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亡儉表解職不許又領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是歲

省揔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飭悉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謐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

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不許七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明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不以爲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之微躬實允斯義妄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飆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揔端右亟管

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饗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天珥貂衣袞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鏊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敢煩黷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上答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勳彌峻恒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

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彝
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次必彰
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旁
正位論道永釐袞職弼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下
憖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
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
爲六十人葬禮依故太宰文簡公褚淵故事家
墓材官營辦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
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
重少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今上
受禪下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千戶儉弟遜昇
明中爲丹陽丞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
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啓聞中丞
陸澄依事舉奏詔曰儉門世載德竭誠佐命特
降刑書宥遜以遠徙永嘉郡道伏誅　史臣曰
褚淵袞黻俱受宋明帝顧託黻既死節於宋氏
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
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

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
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啓臨
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
從事名雖魏臣寔爲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
初自是世禄之盛習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
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豈由
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
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
顧眄如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
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
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禄既輕有國常選恩非
己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
差也

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
從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
覇王綢維典禮期寄兩朝綢繆宮陛

列傳第四

列傳第五

南齊書二十四

臣蕭　子顯　撰

柳世隆

張瓌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祖憑馮翊太守父叔宗早卒世隆少有風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爲尚書令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孝武帝得召見帝曰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海陵王休茂爲雍州辟世隆爲迎主簿除西陽王撫軍法曹

行叅軍出爲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
卿昔以虎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
門世不絶公也元景爲景和所殺世隆以在遠
得免泰始初諸州反叛世隆以門禍獲申事由
明帝乃據郡起兵遣使應朝廷引農人劉僧驎
亦聚衆應之収合萬人奄至襄陽萬山爲孔道
存所破衆皆奔散僅以身免逃藏民間事平乃
出還爲尚書儀曹郎明帝嘉其義心發詔擢爲
太子洗馬出爲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還爲

越騎校尉轉建平王鎮北諮議叅軍領南泰山
太守轉司馬東海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尋
爲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世祖爲長
史與世隆相遇甚懽太祖之謀渡廣陵也今世
祖率衆下同會京邑世隆與長流蕭景先等戒
嚴待期事不行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
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將下都劉懷珍白
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納之
與世祖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

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世祖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惠真龍驤將軍騎兵參軍王道起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領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真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王靈秀丁珍東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弼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二千匹騎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齊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斬還都鄉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使人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道顧謂人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晝夜攻戰

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世祖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則坐守空城不可制也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世祖遣軍圭植敬陳劒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尚書符曰沈攸之出自壟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膺愛之若子羽翼吹噓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柱臣而攸之凶忍趣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又攸之與譚金童泰壹等暴寵狂朝並爲心膂同功共體世號三矣當時親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全用得自免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攸之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土崩本非已力彭城下邳望旗宵遁再紹王師久應肆法值先帝宥其回

溪之恥冀有封崤之捷故得幸會推遷頻煩
顯授內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頒顧
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
于顏普天同哀已以爲慶累登番岳自郢遷荊
晉熙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候迎
肆意陵略料擇士馬簡筭器械權撥精銳並取
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恣鹵奪罔顧國典
踐荊已來恒用姦數既懷異志興造無端乃蹙
迫群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上丁蟻聚郭

邑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縣
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
於此昔歲桂陽內嬰宗廟阽危攸之任官上流
兵彊地廣勤王之舉寔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
三千至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
熙招誘劒客羈絆行侶竄類入境輒加擁護逋
亡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
之賦暴參夷之刑鞭箠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
亡闔宗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

隅彼州人懷怨望十室而九令乃舉兵內侮姦
回外熾斯寔惡孰罪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慕
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御元戎龔行天罰令
遣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
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負外散騎
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
王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與
屯騎校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
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邵寧精甲二萬

衝其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軍臨湘縣開
國男呂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曇瓘
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
軍新亭侯任候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
屯騎尉南城令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
諱新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
崇祖等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屯騎校尉苟
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撫軍中兵參軍程隱儁
奉朝請諸襲光等輕艘一萬截其精要驍騎將

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勅勤屯騎
校尉王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
斷其走伏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
之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敬兒志節慷
慨卷甲焚鄧水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司州
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范陽
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概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
其輜重萬里建於四方飛旆莫不摧率衆師雲
翔雷動人神同憤遠邇并心今皇上聖明將相
仁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
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
妄圖大逆舉無名之師驅讎怨之衆是以朝發
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日久
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
就在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
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
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

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竝去不反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許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攸之怒銜鐶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軍旅大散攸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相聚結可二万人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自隨宣令軍中曰荆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乃遣軍副劉僧驎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邑二千戶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丁母憂太祖踐阼起爲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諸軍事平

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爲上公手詔與司徒
褚淵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
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
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
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
厲俗敦風建元二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時虜寇
壽陽上敕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
斷隔之深爲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
身亦難可委信也尋又敕曰吾更歷陽外城若

有賊至即勒百姓之故應勝割棄守也垣崇祖既
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世隆曰比思江南蕭索
二豫兩辦爲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爲便
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爲云何可具以聞尋授後
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躐啓太祖
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使持節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江北畏虜寇搔動不安上敕世隆曰比有北信
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犲

狼不可以理推爲備或不可懈彼郭既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今戍非疑也又敕曰昨夜得北使啓鍾離間賊已渡淮既審送死便當制加剿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可不賊至不覺也賊既過淮不容邇退散要應有處送死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世隆并給軍糧虜退上欲土斷江北

又敕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上雜民大佳民殆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內商得崇祖啓事已行竟近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兗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其見親委如此世祖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隆建號世隆題州齊壁曰永明十一年謂典籤李黨曰我不見也入爲侍中護軍將軍遷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率雍州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左

僕射中正如故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摠督
代蠻衆軍仍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鎮南
將軍湘州刺史常侍如故世隆至鎮以方略討
平之在州立邸治生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原
不問後入爲尚書左僕射領衛尉不拜仍轉尚
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
世稱柳公雙璫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
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
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將
軍不拜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九年卒時年
五十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一十
万布三百匹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中左光祿
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居業才兼經緯少播清
徽長弘美譽入參內禁出贊西牧專寄郢郊剋
挫巨猾超越前勳功著一代及摠任方州民頌
寬德翼教崇闡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于朕心
雅志素履邈不可踰將登鉉味用燮鴻化奄至
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劒三十人鼓吹一部

侍中如故謚曰忠武上又敕吏部尚書王晏曰
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効痊差
可期不謂一旦便為異世痛但之深此何可言
其昔在郢誠心夙間全保一蕃勳業克箸尋准
契闊增泣悲咽鄉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世隆
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實客踐履十往五往常
坐一廁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箸龜經祕要二
卷行於世長子悅早卒
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祿大
夫父永右光祿大夫瞻音律宗孝武問永以太
極殿前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
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
軍署外兵隨府轉為太傅五官為義恭所遇遷
太子舍人中書郎司徒右長史
初永拒桂陽賊於白下遺散阮佃夫等欲加罪
太子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
常侍驍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
秉有異圖弟遜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

難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下白龍令壤取邀諸張世有豪氣壤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邀召壤壤僞受旨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卿)與防郡隊主疆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齊取邀邀踰窻而走壤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乃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壤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封壤義成縣侯邑千戶太祖故以嘉名錫之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郡太守不拜建元元年增邑爲二百戶尋改封平都遷侍中加領步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尚書領校尉如故出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三年馬程令顧昌玄有罪壤坐不糾免官明年爲度支尚書世祖即位爲冠軍將軍鄱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隨府轉征虜長史四年仍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尋領寧蠻校尉還爲左民尚書領右軍將軍遷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十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願

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頃之上欲復用瓌乃以爲後將軍南東海太守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復稱疾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即位加金章紫綬隆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鬱林廢朝臣到宮門參承高宗瓌託脚疾不下海陵立加右將軍高宗疑外蕃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武元年轉給事中光祿大夫親信如故月加給錢二萬二年虜盛詔瓌以本官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兗州事虜退乃還瓌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建武末屢啓高宗還吳見許優樂游自或有譏瓌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處耳高宗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以瓌素著幹略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將吏三千人迎距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

永元初爲光祿大夫尋加前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師至新亭瓌棄城走還宮梁初復爲光祿天監四年卒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爲國輔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夏年淺位輕首抗全師孤城挑攻臨埤授策曾無汗馬勍寇乖沮力屈於高墉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道清寧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盛美也

贊曰忠武匡贊實號兼資廟堂析理高壘搴旗游藝善術安絃拂龜義成祚土功立帝基

列傳第五

南齊書二十四